



黄德海(本人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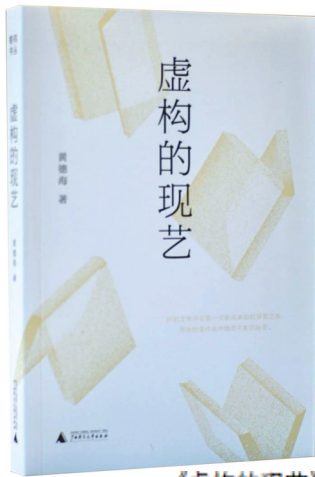
白白

2022年是中国现代作家孙犁逝世20周年。近年来,孙犁的作品没有被淹没在时间深处,反而在书店里以多种版本出现,拥有一众忠实的读者粉丝,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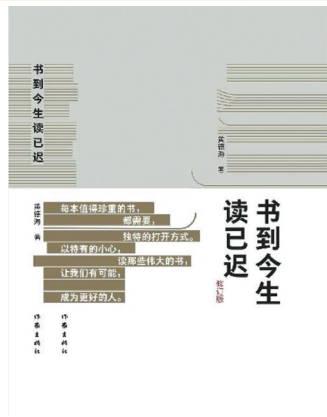
在策划出版过孙犁谈读书的文集《野味读书》的青年评论家黄德海看来,孙犁是一个从未被遗忘的作家,主要原因是他的不少作品收入过中小学教材。

# 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和写作?

文学评论家黄德海为读者揭秘



《虚构的现艺》



《书到今生读已迟》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

## 对话 好的文学批评是一次探索之旅

除了“荷花淀”早期的小说系列,孙犁晚年的“芸斋小说”,天真又老辣,“我个人觉得,更大意义上是作者写给自己看的,文字更简洁,结论也更干脆,反而成了一种特别的风格。”黄德海说。

除了小说写作,孙犁谈读书的散文也备受粉丝喜爱。《野味读书》就是一本孙犁谈自己一生买书、得书、藏书、读书生活的文集。身为该书编者,黄德海不吝赞美,“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简练、收敛和爱恋。简练,是孙犁的文字。收敛,是对表达的克制。爱恋,是对人世的爱恋。编这些集子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妨说,得出前面的这些体会,是最大的收获。其实,编一本书的过程,首先受益的总是自己。”

除了孙犁,让黄德海念念不忘其读书之道的,还有金克木。2022年是金克木诞辰110周年。金克木(1912年-2000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通晓多种语言,学贯中西,是北京大学“未名四老”之一,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等。作为一代学问大家,金克木的读书与治学自有独到幽微之处。早在2007年,黄德海就曾策划编辑了一本金克木谈读书治学的文集《书读完了》。

黄德海从金克木生前约30部已出版著作中精选出有关读书治学方法的文章50余篇,帮助读者一窥大家通人、治学、读书之堂奥。这本书反响甚好,销量和口碑都很好,2017年5月还出了增订版。

鉴于金克木一代大家尚无详细年表或研究性传记,实为憾事,2022年6月,黄德海又用编年体例编著了一本《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黄德海再次精读金克木作品,从金克木的人生经历、交友游历、冥想顿悟、独对宇宙等环节,用引文+陈述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是如何在时代激荡交错中,靠着自学和不放弃,成就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黄德海是谁?他为什么对孙犁、金克木等人的读书、人生如此感兴趣?其实编书不是黄德海的本职工作。1977年出生的黄德海,200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现在是上海市作协主办的文学杂志《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

黄德海尤其擅长文学评论,著有《世间文章》《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驯养生活》《虚构的现艺》等。曾获第八届“唐致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第三届“山花文学双年奖·散文奖”。

编书,评书,写书,让黄德海对文学有自己深厚的判断经验和观察的锐利眼光。2022年7月,封面新闻记者独家采访了他。

### 让喜欢读书的人有可进的门径

**封面新闻:**您参与策划的“书读完了”系列,除了金克木《书读完了》、孙犁《野味读书》,还有废名《少时读书》、吕叔湘《书太少了》。此外,您还策划出版过一套朱光潜的选本,其中一本《读写指要》也是谈读书。为什么愿意以读书为线索策划一套书?

**黄德海:**其实就是想把自己从读这些先生书所获的教益传达出来,跟大家分享。与此同时,也是想编出写作者独特的面貌。这些编的书,总体来说,可以看成一种跟自学有关的“博雅”或“通识”教育,注意文章的可读性,注重读书的整体性,不局限在某个专门的学科里,尽量把过来人之言平实地呈现出来,让喜欢读书的人,有个可以凭借进入的门径。

**封面新闻:**在《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中,可以看到金克木幼年受到的教育,尤其是他的大哥教他的那套读书方法很特别,几乎无法复制。在编这些内容的时候,您有怎样的感受?

**黄德海:**我们看了,大概会很羡慕这样的教育,感叹自己的旧学底子差,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但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一点是,这个所谓的书香之家的教育,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属于无用之用的读书,而是有其特殊的实用性。

### 流行并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

**封面新闻:**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在地铁上看到很多人用手机刷短视频或者看网络小说。或许网络小说能提供娱乐的功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改变的?

**黄德海:**每一个可能的流行,其实都提供给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机会,用不着急着赞同或者反对。单纯地反对或看不惯,就等于是以幼稚的思

维对应幼稚的思维,除了双方互相拉仇恨,不会有任何作用。比如我们说,网络小说提供了娱乐功能,那美剧是不是?动漫是不是?电影是不是?要知道,不到一百年前,电影就是被这么认为的。不到三百年前,小说也是被这么认为的。更早的荷马史诗,是不是也被这么认为?所以,流行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提供了什么。

**封面新闻:**您的文学评论很受赞扬。但不得不说,评论总被认为是作品的附属品。您怎么看?

**黄德海:**在文学评论写作上,我其实是个学习者,偶尔的赞扬,是大家对我的鼓励。在文学评论写作中,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总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附属。其实文学评论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它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我前些年说过,文学评论跟文学作品有关,却应该时时回到我们置身的当下,与批评对象共同成长,在深入、细致阅读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获得具体的感受,回应具体的现象,得出具体的结论。这个生成虽与具体的文学作品相关,根柢却是写作者在阅读时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有了发现的惊喜,并用一种与作品不同的方式把这个惊喜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次协作性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那个作者似意识到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评论者与作者一起,弄清楚了某个陌生的领域,从而照亮社会或人心中某一处未被道及的地方——新的世界徐徐展开。

### 文学不那么被关注 可谓好坏参半

**封面新闻:**在变化非常快、不确定性非常大的当今世界,您觉得文学存在的意义、功能是不是更突显了?

**黄德海:**文学的功能,我个人觉得始终是有限的,甚至,在读经的时代,文学被排斥的可能更大吧?传统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属于文学范

围的集部,稳稳排在末尾。在某些时期,文学写作者被关注到了明星一样的地步,并不是好事。从这个方向看,文学在某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其实值得欣慰。

**封面新闻:**需要读者付出一定专注力、意志力的严肃文学,在与轻松即可获取的短视频、网络小说竞争读者的时候,其实还是处于劣势。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黄德海:**说到严肃文学,没错,有一些作品,确实需要付出专注和意志力来阅读,但是不是可以问,更多的作品是不是故意制造了阅读障碍?是不是可以问,不能够让更多人欣赏,是否因为我们的写作功力不够?

对我个人来说,我看过短视频,也完整读过几部千万字级别的网络小说,有些网络作品,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所谓的严肃文学了。这些真是难以以下结论。或者,当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处于劣势的时候,先看看自己是不是被某些概念或偏见局限住了,而不是急着找流行作品的问题,会不会是更好的选择?

**封面新闻:**这几年,像韩寒郭敬明那样的类型文学畅销作家变少了,写小说的年轻人似乎回归了严肃文学。像林棹、郑在欢、魏思孝、周恺这样的年轻作者各有特色。作为专业的文学评论者,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黄德海:**文学不像过去那么被关注,在我看来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排斥了一批企图凭文学迅速获得名声或者财富的人,不好的方面,很多有想象天赋的人,投入了更能引起关注的其他领域,文学领域难免会有些冷落。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年轻人回归严肃文学,应该只是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出色的年轻人,更大的范围来看,就很难说。你提到的几个年轻作者,我都关注过。他们的作品都各有特点,假以时日,甚至可能成为不可替代的写作者。但任何开始时候的预测都为时过早,就写下去吧,包括我自己,真的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再来谈也不迟。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郑好